

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张卫东

内容提要 《语言自述集》是英国人威妥玛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官话的教材,并明确表明它所教的是当时“通行于中国的首都及各大都会官场上的汉语口语”,是当时的北京音。这部三卷本的《语言自述集》,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又是130年前北京话的精彩实录文献,还是一部以当时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语言学专著,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和普通话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语言学界对它却知之甚少,无人论及。本文报告《语言自述集》所反映的北京口语语音系统及其若干特点,希望能引起同道注意,给威妥玛及其《语言自述集》以科学评价和应有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 威妥玛 汉语官话 北京音

一、一份不可多得的十九世纪中叶 北京音系实录

1.1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编著的《语言自述集》(以下简称《自述集》),很少被人提及,《辞海》《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和大百科全书等少数辞书在“威妥玛”和“威妥玛式”等词条下只说它是“汉语课本”或“官话课本”。笔者1997年5月出访归来,途经香港,受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请,在风景优美的道风山小住,承信义宗神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邓瑞东先生热情协助,见到了《自述集》三卷本中的一二两卷。该书墨绿漆面,四周环绕中式屏风纹,中央竖排烫金隶书“语言自述集”五个大字。书宽25cm、高31cm,版心宽15.2cm、高20.8cm;第一卷350页,书厚3cm,第二卷523页,书厚4cm。我们见到的是1886年的第二版,第一版是1867年,距今整整130年。

《自述集》的编写宗旨,正如其扉页所表明的:

这套循序渐进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通行于中国的首都及各大都会官场上的汉语

口语(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1.2 《自述集》的编者,在1886年第二版扉页上,列了两个人,一是“前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二是“英国驻华公使中文秘书”沃尔特·凯恩·希里尔(WALTER CAINE HILLIER)。威妥玛1841年到中国,先在海关工作,1871年出任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1888年出任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威妥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通过《自述集》,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汉语语言学家。他在中国43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在上海海关负责培训从英国本土来的新关员,包括教他们学习汉语,在汉语官话和方言方面,积累了系统丰富的知识;对于官话与方言的异同,他毫不含糊。《自述集》所说的“汉语”(Chinese),指的就是“官话”,其口语标准音就是北京音。在有必要加以区分的时候,他会标明“北京方言”或“北京话”(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of Peking/Pekingese)。¹《自述集》所记的“汉语口语”是当时的北京话,这是可以确定、毋庸置疑的。

1.3 《自述集》是为学汉语的西洋人编写的,其阐述语言是英语,中文课文全部是白话文,且是相当流畅、文雅、京味儿十足的口语。行文中还不时穿插讲解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教授方法。根据我们的考察,这不仅是一部极好的汉语课本(关于这一点将另文介绍),更是一部相当准确而又系统地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全方位反映19世纪中叶北京话的语言学专著。它摆脱了传统等韵学长于分类而拙于描写的局限。为了精确描写汉语,威妥玛设计并使用了一套拉丁字母拼音符号——这就是著名的“威妥玛式”(Wade System)拼音。它对当时北京音系声韵调、音节结构、语流音变诸方面的描写,已经很接近现代语音学的水平。对于近现代汉语史研究,《自述集》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更可以说,研究北京话的历史,不读《语言自述集》不行。它是北京话——普通话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关于这一点,看看它第一卷第一章的编排、目录,即可得到深刻印象:

第一章 发 音

1. 学习汉语语音须知

2. 发音辨正

单元音和复元音的发音

辅音的发音

送气音

3. 声调

4. 韵律

5. 音节表

1.4 《自述集》是为较高文化层次的人士如传教士和翻译人员自学汉语而编写的,所以,编者力图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最基本的知识,用最少的篇幅系统地完整地教授给读者,而不少地方又能作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例如,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二、三部分,主要以比较语音学的手法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各个元音、辅音的音值和发音特点;该章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份北京话的音节表:420个声韵组合,1286个声韵调组合(不含64个异读音节)——这种音节表,恐怕是我国音韵学史的第一份!再如,第二章介绍了汉字214部首写法(含变体)、读音、用例;在第八章的第三段专门介绍了汉语的量词(他叫“陪衬字”)和65个量词的具体用法。由

于这一切具体描写都是在“威妥玛式”的拼音符号的协助下完成的,让人能具体而真切地了解当时的语音,《自述集》的记音就成为我们认识19世纪中叶北京语音最可靠的文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

1.5 还应提及的一点是,威妥玛式音标有相当部分跟国际音标相同或相近,前者于1867年《自述集》第一版中推出,而后者则是国际语音学协会自1888年逐步制定公布的,相信前者对后者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二、《语言自述集》所记北京音系的声韵调

2.1 声母27个(括号内是相对应的汉语拼音符号):

p(b)	p (p)	m(m)	f(f)	
t(d)	t (t)	n(n)		l(l)
ts(z)	ts (c)		s(s)	
tz(z)	tz (c)		ss(s)	
ch(zh)	ch (ch)		sh(sh)	j(r)
ch(j)	ch (q)		hs(x)	
k(g)	k (k)	ng(ng)	h(h)	
y	w			

2.1.1 声母总数是27个,使用符号却是25个,表示舌面音的ch(j)、ch (q)跟表示舌尖后音的ch(zh)、ch (ch)符号相同。与今北京音21声母系统已非常相近;

2.1.2 其中tz tz 'ss是专为“资次思”这类音节的声母而设,以配合韵母(即“资次思”的韵母[ɿ])的“特殊音色”^④;

2.1.3 与开合二呼韵母相拼时,ch ch的音值相当于今日之舌尖后音zh ch;与齐撮二呼相拼时,其音值相当于今日之舌面前音j q;这样设计显然体现了音位互补的原则;

2.1.4 后鼻音声母ng,实际上是开口韵零声母的自由变体,正如《音节表》标题下的小注所说:“下列音节:a, ai, an, ang, ao, , n, ng, o, ou,常常被发成nga, ngai,等等。”^⑤

2.1.5 半元音声母y、w,《自述集》称之为“辅音”。声母y出现在今齐撮二呼零声母的位置上,w只出现于今合口韵零声母的位置上。设这两个声母的理由并不充分。威妥玛也表示过犹豫。正如第一章

描述这两个辅音时说的: w, 同于英语的 w。但在 u 前则非常弱——假设它真的存在”, y, 同于英语的 y, 但在 i 或 前非常弱”。

2.1.6 tz tz ‘ss、ng、y、w 这六个声母的情况如上所述。27 个声母, 减去这六个声母, 就是今北京话声母系统。

2.2 韵母 40 个(开口 14, 齐齿 12, 合口 9, 撮口 5):

开	齐	合	撮
	i	u	
a	ia	ua	
o	io	uo	o
	ieh		eh
rh			
ih			
ai	iai	uai	
i/ ei		uei/ ui	
ao	iao		
ou	iu		
an	ien	uan	an/ en
n	in	u n/ un	n
ang	iang	uang	
ng	ing		
	iung	ung	

2.2.1 40 个韵母, 四呼俱全, 已经非常接近今北京韵母系统。但有些情况, 有些细微差别, 很值得留意, 《自述集》为此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描述。

2.2.2 i/ ei、uei/ ui、an/ en、u n/ un, 在下列范围内是自由变体:

- i/ ei: l-累、雷、累、类
- uei/ ui: h-灰、回、悔、贿
- an/ en: hs-喧、悬、选、选
- u n/ un: h-昏、魂、浑、混
- k-滚、棍
- k ‘-坤、阍、困

变体之间的区别, i/ ei 主要是韵腹舌位的或前或后; 后三对主要是舌位的高低和开口度大小之不同; 这种不同又常常源于声调之不同。

除了 kuei、k ‘uei 之外, 其他音节用的都是 ei、ui、an、un, 没有对立:

i/ ei	uei/ ui	an/ en	u n/ un
ch-这	ch-追	l-恋	ch-准

f-非	ch ‘-吹	y-冤	ch ‘-春
h-黑	j-瑞	ch-捐	l-轮
k-给	s-虽	ch ‘-圈	n-嫩
k ‘-刻	sh-谁		s-孙
m-煤	t-堆		sh-顺
n-内	t ‘-推		t-敦
p-背	ts-堆		t ‘-吞
p ‘-披	k-规		s-尊
t-得	k ‘-亏		ts ‘-村
ts-贼			
w-微			

威妥玛在审音方面是敏感且精细的, 他对北京音的描写, 有时近乎严式标音。根据第一章关于 i/ ei 的描写、特别是关于 u n/ un 的描写, 上述现象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这四对韵母音值的区别难以确定, 在许多情况下, 要区分 u n 与 un, 例如区分 ku n 与 kun, 是相当困难的” ; 二、韵腹开口度大小可能受声调影响, 如说到 ui 韵时强调“在有些声调里是 uei” ; 三、当时音位学尚未成熟, 描写时的严式标音跟记录时的宽式标音之关系未处理好。

2.2.3 同北京今 39 韵母比较, 差别不大, 《自述集》多三个韵: io、o、iai, 少一个韵: ueng。

io、o 二韵只出现于中古入声药、觉韵字的异读音:

角 chio, chiao	却 ch iö, ch ‘o
学 hsio, hsiao, hs o	略 lio, i o, l eh
虐 nio, n o, n eh	

这种异读现象, 始于入声韵消变, 其间有所取舍, 有所反复; 这也是北方各方言之间历来分歧最多的一个角落。

iai 只见于 ch iai 上声“楷”, 而“涯”威妥玛标为 yai, 即归 ai 韵 y 母。

根据《自述集》可以肯定, 1867 年虽说尚有此三韵, 但地位不稳。io、o 二韵是入声消失带来的异读, 后来渐归于 eh 韵; 而皆佳韵(举平以赅上去)读 iai 韵的字已很少, 其他字多已归 ieh 韵。io 等三韵何时从北京音系中消失? 1913 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中, 已无 o 韵而仍有 io、iai 二韵; 尚未公布已“异议雀起”, 虽然矛盾焦点不在此三韵, 但 1926 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修正旧国音时, 还是把 x(io) 改为 ㄒ(e); 1928 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却又将 io、iai 二韵列入韵母表, 标为“罕用音”。从 1933 年张洵如编定、魏建功参校、1937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平音系十三辙》之怀来辙仍立“ㄞ”韵来看,到本世纪30年代,仍有iai韵^⑧。

今北京韵母(ㄝ)是三号元音,只领声调不同的四个叹词“唉”。《自述集》虽也有,其音值却是央元音;与三号元音相应的符号是e。那么,是叹词“唉”当时尚无三号元音的读法?抑或威妥玛审音不精,有所挂漏?目前尚难判定,不过《北平音系十三辙》亦未立ㄝ韵。

今北京音ueng韵只有零声母节:翁蓊瓮。威妥玛将这些字音处理为声母是w、韵母是-eng。虽不立ueng韵,但相信其Weng与今音已同。

2.2.4 和 e

《自述集》中的基本上是个央元音,正如第一章所描述的:“最接近英语earth, perch中的元音,或任何词中e后跟有r或其他辅音,例如lurk里的音。”而e在《自述集》中不作单韵母,在复合韵母中出现时,其音值略有不同,或开或翕,大致在二三号元音之间^⑨。

2.2.5 和 o

关于和o,根据第一章的有关叙述,它们是一系列异读字的对应韵母。这种异读,有的反映语音的历史演变,有的反映当时北京方言的内部分歧,值得注意。

韵母跟o有些相混是难以避免的。我曾用满语努力引导自己。但发现,尽管本地老师曾寄望区分这两个韵母,却未能成功:在许多词里,既可以说(或ng),ch,j,k,m,t,又可以说o,cho,jo,ko,lo,mo,to,而且都符合表音法式。同样的情况对送气音chʰ,kʰ,tʰ也适用。要说出哪组是正确的表音法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在送气音后面,一般说来,o类韵更流行些。虽然以结尾的音节总难免从变为o,但许多以o结尾的音节却从不变成。人们还发现,一些本地人倾向于发,而另一些人倾向于发o。^⑩

这些异读,当时的倾向是“从变为o”,但今日所见又多变为,如“哥格各个可渴客喝河贺讹”——走了一条“之”字路。在1958年拼音方案公布的时候,这种变化已经完成。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样完成的呢?尚待确定。

2.2.6 《自述集》第一章里还有几条关于韵母的描写,有助于了解北京音系的历史演变。例如:

韵母i能否成立难以确定,甚至在ni里。作为

一个韵母,它的发音跟lei、mei中的ei韵多少有些不同。这些韵(i、ei)已取代了ui(如lui、mui)。ui韵属于南方官话的旧音(卫东按:在另一处说到ni时还有一句“有些中国人他们坚持念作nui”,表明南方官话的旧音在北京仍有很强的势力)。

n、ng两个韵母是被用来替代声母f、m、p音节中的un、ung的。这种情况最先见于在广东出版的教广东人学官话的本地课本。人们发现,这种演变已被北京人完全认可了。上个世纪满洲人的发音还是fung、mung,不过也经常是fn、mn、pn。¹⁰

这两条资料表明,最迟自19世纪初,北京音便开始摆脱“南方官话”的影响。但是,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正如何九盈所说,到本世纪上半叶,甚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北京话的标准语地位不是没有异议的”¹¹。

2.2.7 韵母ung、iung(只跟非唇音声母相拼),对应今音ong和iong。这在记音上,可能不代表什么差异;但也可能具有审音上的意义:当时的ung和iung韵,其韵腹元音发音部位也许比今音ong和iong更接近后高元音u。

2.3 声调4个,没有入声。

2.3.1 《自述集》所记北京音系的声调是4个,威妥玛非常了解并强调声调对于汉语的意义,第一章第三节讨论声调,第一句话就说:“声调——没有什么题目比声调更重要、更值得论述的,也没有什么题目在讨论时更难避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的。”¹²不过,我们会发现,威妥玛关于汉语声调的许多议论,实属发前人之未发。

2.3.2 威妥玛指出:不同的方言,声调的数量不同。“书本上公认的是五个。北京方言现在是四个”:第一声是“上平”,或叫高平调;第二声是“下平”,或叫低平调;第三声是“上”,或叫升调;第四声是“去”,叫降调或去声。他说:“入声是一种急促的声调,在研究书面语时尚被承认,就是说,只用于背书——现在练习说北京话时已不用管它了。”¹³他采纳米道斯(Mr. MEADOWS)的建议,用数码区别北京话的四声:

pa¹ pa² pa³ pa⁴

威妥玛强调指出:“按上列的声调次序,反复吟诵不同音节的发音,可以形成一套和谐音。这只能靠耳听来学习。”他鼓励学生说:“这样学习并不困难。”¹⁴这种数码标调方式,在后来的汉语方言调查

中被普遍采用。

2.3.3 威妥玛还未能测定四声的具体调值,在调型描写方面,亦未能继承明末利玛窦、金尼阁首创的办法(即以一、∧、\、/、∨五种线条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杨福绵先生认为这取自拉丁文标示轻重音的符号,跟汉语调型无关。这也只能算一说吧)。他尽其所能描述了四声的发音特点,用英语的语气作了摹拟和比较,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调型和调值不无帮助。

第一声称“高平”,足以表明,一个词不论发音快慢,它的音既不升高也不降低。

第二声称“低平”,发音急拉上扬,很像说英语时表示疑问或惊讶那样。

第三声称“升”,发音近乎急而陡,很像我们表示愤怒和否认的语气。

第四声称“降”,音被拖长,很像表示遗憾、懊恼的语气。¹⁵

为了让学生准确理解汉语声调,威妥玛强调汉语四声不同于英语语调。他摹拟一个语境:让A、B、C、D四个人一起会话,由B提出问题,说出大家都熟悉的某人的命运。

在下面的四行中,我假定,A用第一声断言他“死了”;B怀疑他是“被杀的”,用第二声;C对此表示否定,用第三声;D却伤心地证实这一点,用第四声:

1. 上平,A. Dead.
2. 下平,B. Killed?
3. 上声,C. NO!
4. 去声,D. Yes!

在这简短的对话中,或者说四人一组的会话中,讲英语的人通常是这么定调,以致发出一个整体上可以容忍的近似于学生应学到的四声的和谐音。可是,如果他没记住上述四个词的语调要随情绪的变化而升降,那么这种相似却会彻底误导他。

因此,他再三强调:“要正确地适应声调,只有靠对他的耳朵进行训练。”为此,《自述集》给学生准备了一套“声调学习”(《练习燕山平仄编》)。他认为最可靠的方法还是“逐字念准每一个声调,直到自己和老师都满意。只要他的老师不放过他的不正确的发音,他就必须反复重念”¹⁶。

2.3.4 对于连读变调现象,《自述集》也注意到

了。当时还没有连读变调的概念,故而以“韵律”称之。威妥玛非常重视韵律,认为“念准韵律”是准确地发汉语音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¹⁷。他告诫学生:

他对于发现以下一点不必惊讶:在某些场合韵律跟声调明显对立,特别是形容词或动词重叠为一个词,加上一个附加的ti,例如“松松的”(sung-sung-ti),“斜斜的”(hsieh-hsieh-ti),他的老师会拒绝解释这两个“斜”(hsieh)音节有什么不同,虽然对于我们的耳朵来说,第二音节的声调大不同于第一音节。¹⁸

今天我们都知道第二个音节变同阴平,这是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变调规律。他提到了动词的重叠,但没有举例。他还试图对这种变调现象作出解释:“在这类多音节的组合上,有的取决于其中一个音节,而有的则取决于另一个音节。”这里说得很笼统,但在第二卷第七章“声调练习”中,威妥玛对当时北京话的语流音变,特别是连读变调,作了相当系统的描述,限于篇幅,这里只引几个精彩片段:

声调之于汉语音节,正如音量之于拉 语单音节。我们将看到,其原本的或自然的状态会如何受到位置的影响,即位置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会造成声调的完全改变。

单音词“字”的词义变化,有时会卷入“音”的变化,而有时“音”保留了但声调则变了。单音节的组合,凡由两个独立音节的单音词形成的组合,又都属于同一调类,其第一个音节或第二个音节的声调就被扰乱,有时是很细微的,有时则严重到得把它归到另一个调类去。

第三声的组合,他举了如下一些例子:早起、洗脸、小马、马小。然后说:

第三声的,声调的变化更加显著:第一个音节变得接近甚至变同第二声;而且,对个别元音还有尤其明显的限制。如果你造一个自然回文:“小马、马小”,反复念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发音的升降好像是被明显地变成了“学妈妈笑”。有三个字的时候,如“五斗米”,只有最后一个音节发一个完全的第三声;“早起洗脸”,“起”的声调刚好跟“早”相异,而“脸”是这四个音节中唯一保存第三声的词。

这应该是汉语音韵史上关于连读变调现象的最早的文字。

《自述集》的记音材料,对于当时北京话里“上+上→阳平+上”那样的连读变调现象,并没有一一标

示出来,所有符合条件的词语,都标本调。例如:

n ³ tz ³	女子	tz ³ n ³	子女
k óu ³ ch ih ³	口齿	shui ³ shou ³	水手
ku ³ shou ³	鼓手	lao ³ shou ³	老手
lao ³ shu ³	老鼠	kuei ³ huo ³	鬼火
	fu ⁴ lao ³ tz	hsiao ³	父老子小
	hsiao ³ mi ³ tz ³		小米子

这种处理手法,跟汉语拼音方案相同,即在行文中不标变调,只标本调。只在少数地方,标出了变调。“一、七、八、不”在去声前变成阳平,《自述集》直接标为 yi²、ch i²、pa²、pu²,即视之为多音字。

2.3.5 当时的北京音已有轻声现象。第二卷的第七章,也曾论述了这一现象:

名词词缀“乎”“儿”,名词和动词词缀“的”,还有讹变为“la”和“lo”的“了”,也用于动词之后,不过更经常地用在句子末尾。当它们跟其他词语发生关系时,其声调就不属于四声中的任何一种。

《自述集》中一些助词显然已经变为轻声,表示方法也跟汉语拼音方案相同,即不标调号。

那 铺 炕 上 铺 着 席 子。 把 铺
na⁴ p ú¹ k áng⁴ shang⁴ p ú¹ cho hsi²-tz . pa³ p ú¹
盖 铺 上。 床 上 没 帐 子
kai⁴ p ú¹ shang⁴. ch úang² shang⁴ mei² chang⁴-tz .
句中时态助词“着”、名词后缀“乎”是轻声,故不标调。但句中三个“上”和名词“铺盖”的“盖”,今音都是轻声,《自述集》还都用本调。名词后缀“子”也并非都变轻声,如“lao³ tz³老子:① 父亲,④古代一位哲学家的名字”;“kuei³ tz³鬼子:给外国人的一个雅号”,都既不变调,也不读轻声。据此,可否这样说:在《自述集》时代,轻声已出现,但不太普遍;上声连读变调已很普遍。两种音变交错发生,因此“老子”“鬼子”这类词还都读本调。随后的发展是,轻声现象进一步强化,“老子”(父亲)“鬼子”的“乎”先变轻声,前一音节仍保留上声读法,当“上+上”的变调条例起作用时,这类词已失去变调条件,而“老虎”“老鼠”一类词则是在两项条例都起作用时发生音变,先变调后轻声。于是,就造成了如下的局面:同是“上+上”,后一个上声变轻声,但第一个上声有的不变调,如“鬼子”;有的就变调,如“老虎”。

2.3.6 关于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威妥玛说:这种入声字大部分都列在词汇表里,被分派到第二

声。”这种说法与实际不符。据统计,《自述集》标明今调的古入声字是 225 个,分派四声的实际情况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59	60	35	71
26.2%	26.7%	15.5%	31.6%

胡裕树《现代汉语》附录二《古入声字普通话读音表》收 804 字,他说“古入声字在普通话里一半以上归入去声,三分之一以上归入阳平,二者合计占古入声字总数的六分之五以上”。这三个数据跟统计结果不符,且出入颇大。我们的统计结果是: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164	236	54	350
20.4%	29.4%	6.7%	43.5%

与《自述集》相比较,可知这 130 年间,古入声字分派四声有明显变化,最明显的是归去声的增加了近 12 个百分点,归上声的减少了近 9 个百分点,其次是归阴平的减少了近 6 个百分点,归阳平的增加了近 3 个百分点。归阴平、上声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归阳平、去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三、《自述集》所记北京音的音节结构特点

3.1 今零声母开口韵(儿韵 rh 除外),当时多有后鼻音 ng-声母的异读;而这些字有古疑母字,更有影母字,这是当时北京音的一个特点。

	1	2	3	4
a, nga	阿	...	阿	阿
ai, ngai	哀	埃	矮	爱
an, ngan	安	...	俺	岸
ang, ngang	昂	昂
ao, ngao	熬	熬	袄	傲
, ng	阿	额	我	恶
n, ng n	恩	摠
ng, ng ng	哼
o, ngo	哦	讹	...	恶
ou, ngou	殴	...	偶	呕

以上 29 字,只有“岸昂熬傲额我哦讹偶”等 12 字属古疑母,其余均属古影母,在《西儒耳目资》里,金尼阁把开口呼零声母字称为“土音”,加上 ng-声母才叫“正音”,这是明代方言与官话分歧的写照;《自述集》所记的后鼻音声母异读,可视为明以来官话旧音的遗存。

3.2 中古精组字和见组字的细音完全混合为

一套 ch- \rightarrow ch ㄅhs-, 如: chieh 街结解借, ch ieh 切茄且妾, hsieh 些鞋血谢。不分尖团, 是当时北京音系的一大特点。

尖团音的分化归流, 是近代汉语声母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 耿振生说: “这种现象的发生时代还难以确定,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等韵音系都不反映这一现象……直到清中叶, 北京话精系的细音和见系的细音全都因腭化而合流了, 才有一部《圆音正考》讨论这个问题; 在等韵学内, 19 世纪前期的《李氏音鉴》和中期的《韵籁》讨论或析出了这一套腭化的声母。”但李汝珍虽然指出“北人不分香厢、姜将、羌枪六母”, 其韵图却“悉以南北方言兼列”, 北人的不分尖团被分尖团的南音所取代。成书于 1840 年的《音韵逢源》也不反映已出现的不分尖团的现象¹⁹。过去说是美国人富善(Chauncey Goodrich)成书于 1898 年的《官话萃珍》第一次全面反映北京尖团音合流, 现在这种说法需要修正了。威妥玛的《自述集》不仅比他早 31 年, 而且是真正全面而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3.3 零声母的合口呼字和齐撮两呼的字, 威妥玛认为声母是辅音 w 和 y, “同于英语”的 w 和 y, 尽管 w 在 u 前和 y 在 i、前都“非常弱”, 但他似乎不愿对此抱一种“忽略不计”的态度。以现代语音学观点考察, 这些所谓零声母的确都多少带有轻微浊擦音, 或称之为“半元音”而可标以[w]和[j]。威妥玛设这两个声母, 有他的道理。但它们不仅弱, 也不区别意义, 所以《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只在拼写非开口呼零声母音节时使用这两个符号, 起标示音节的作用, 跟《自述集》形似而实异。

了解这一点之后, 再看《自述集》中的 w ng(翁瓮), 就不会与汉语拼音的 weng 等量齐观了: 前者是辅音声母 w 加韵母 ng, 后者是 ueng 韵的零声母音节书写形式, 《自述集》因此不设韵母 u ng。

《自述集》里 yu 跟 y 对立, 因为 y 中的 y “非常弱”, y 的音值近于[y], 同于汉语拼音的 yu; 《自述集》里 yu 中的 y 就不是“非常弱”的了, 其音值是[j], yu 的音值便是[jeu], 对应于汉语拼音的 you。

3.4 儿化现象, 《自述集》的标音是这样表现的:

把 盖儿 盖 上。

pa³ kai⁴-rh kai⁴ shang⁴

在 一块儿 看 书

tsai⁴ vi¹ k ai⁴-rh k an⁴ shu¹

第二卷第七章对儿化韵也有论述:

rh——这个音完全没有上平声的字, 然而在许多场合, 当它作为某个重读词词缀出现的时候, rh 的元音发音, 或多或少地被该词元音的发音所同化。声调也被改变了。音节表编制者总爱称之上平声, 虽然他同意, 严格说来 rh 改变后的发音不属于四声中的任何一种。依我看, 这种融合, 不仅改变了 rh 的声调, 也改变了它所跟随的那个词。

从这些论述和标音资料看, 当时的儿化, 不是一个音节加一个“儿”形成双音节(盖儿: kai⁴ rh⁴), 而是像现在那样改变前一音节的韵母变成一个单音节形式(盖儿: g ar), 但是音标上并未完全反映这种变化, 如《自述集》所记的: kai⁴-rh。

3.5 威妥玛不仅审音精细, 而且十分注意实际口语。《自述集》的音节表和词汇表中, 收录不少口语词口语音, 据粗略统计, 《自述集》中有四五十个字, 《康熙字典》不收或收而音义有异。一本外国人编的教外国人学汉语的课本, 并非猎奇之作, 似乎是在不经意之中, 就采用了如此之多的新词新音, 而且大部分都被现代北京方言继承了下来, 甚至进入了普通话。这些资料提示我们, 当时的北京方言十分活跃, 《自述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当时北京音系的丰富多彩的一面, 而这在同时代一般等韵学家那里是难得一见的。

3.5.1 北京话新词语及其语音:

这 ch⁴: 一个, chei⁴: 一块儿

拽 chuai¹: 泥, chuai⁴: 拉 ~

chuai³: 鸭 ~

喂 k n²: 斗 ~

俩 lia³: 三

您 nin²: 纳, 是京城称呼人的话

妞 niu¹: 儿

p ai³: 一屁股 ~下

哈 ha¹: 笑笑, ha³: 吧狗, ha⁴: 什马

这些词, 有的见于《康熙字典》, 但音义皆不相同, 如“俩妞”; 有的不见于《康熙》, 如“喂您”, 且此二字音还突破了旧有音韵结构的框架。有些字音, 如上去二声的“哈”, 又可能跟满语有关。

3.5.2 保存了“入派三声”过程中出现的异读:

却 ch io⁴: 推 ~, ch ‘o⁴: 然

学 hsiu²: 问, hsiao²: 徒, hs o²: 生

黑 h¹, hei¹: 白; h³, hei³: 豆
各 ke³: 各自 儿, k⁴: 自 各儿
不 pu¹: 我 不, pu²: 是, pu⁴: 可
得 t²: 失, tei³: 必 不

“入派三声”是近代汉语史上的一大变故,而且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几乎同时发生,故能相互影响;从《自述集》保存的这些异读来看,有的接近南方官话音,如“学”hsio², hs o²;有的接近北方其他方言,如 hsiao² 音就见于东北音。有些反映文白异读,如“学/学生/学徒”,“黑白/黑豆”;有的是词义的分化,如“得失/必得”(为表示其特殊音义,在课文中有特殊写法:tei³ 写作“得”;同类的还有疑问代词、第三声的“那”,今写作“哪”)。

面对这些异读现象,《自述集》如实记录,以便学生学到地道的汉语。它把某些特殊变调按异读处理。例如,音节表上“不”(pu)字,录有阴平、阳平、去声三种调,表明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不”的“特殊变调”即已存在,不过其本调似乎是阴平,而不是去声。第二卷第三章“五十道练习”的附注中,还能见到“一”变调的实例:

一 张 床 或 一 个 床:
yi¹ chang¹ ch úang² or yi² ko⁴ ch úang²
一 铺 炕
yi⁴ p ú¹ k áng⁴

表明“一”在去声前变同阳平,与今同;在非去声(如阴平)前不变调,或变同去声。变同去声,则与今同。

“国”的音、调,可以作为北京音同周边方言的区别标志之一。从《自述集》可得知,当时北京音 kuo², 阳平;而《中原音韵》和北方方言多归上声,就连北京郊区如平谷等县都不例外。以上材料也反映,北京音能树立起自己的“独立”形象,是有其内部机制的。

3.5.3 有些字的音韵结构改变了,《自述集》也有忠实的记录。从语音面貌这一层来说,这种改变对于“现代汉语”跟“近代汉语”可能具有历史分期标志的意义。

荣 jung²: 耀,与今音同。《广韵》属云母,变同日母。

熊 hsiung²: 狗 不,与今音同。《广韵》属云母,变同匣母。

扛 k úai³: 痒痒。《唐韵》《集韵》俱在平声,今

上声。

况 k úang⁴: 且。《广韵》等韵书向列晓母,今同溪母。

雷 l i², lei²: 电。原属蟹合一灰韵,依例应跟南方官话一样变为合口韵,但在北京变成了开口韵,与今音同。而队韵的“内”当时还有些人坚持念作 nui²。

嫩 n n⁴, nun⁴: 老 不。《广韵》属臻摄合口一等韵,此时虽有开合两读,但已向现代开口音迈出坚实的一步。

赁 lin⁴: 租 不。《广韵》等韵书向列泥母,其时已变来母,同于今音。

跑 p áo³: 脱。韵书只有“用脚刨地”的“跑”,并母肴韵平声;而“疾走”之“跑”,推断其音韵地位,应是滂母巧韵上声,《康熙字典》亦无。

森 s n¹: 严。《广韵》生母字,其时已变同心母。同类的还有:洒 sa³, 搜 sou¹, 参 ts ‘n¹: 差, 色 shai³, s⁴, 嗷 s⁴, 策 ts ‘⁴。这类字都是庄组二等韵的。这种音变,看来是汉语一进入现代阶段就开始了,后来发展到知组二等。这种音变持续到今,使得知照系读同精组的字逐渐增多,但至今尚未超出知照系二等。未来的发展,有可能突破这个范围,蔓延到章组(三等)——请留意“策”(章组书母烛韵)的读音的走向,现在已有很多人看成 su⁴。²⁰

凳 t ‘ng⁴: 板 不。北京口语仍有此音,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说这是“凳 deng 变读”。从《自述集》只有送气音一读来看, t ‘ng⁴ 是地道的北京方音,而 d ng 是后起的普通话音。

堆 tui¹: 积, tsui¹: 一 不。看来这是词性不同的异读,现在 tsui¹ 音只保留在“归里包堆”一词中。

怎 tsen³: 么。同今音。此字音曾经难为了历代等韵学家,金代韩道昭《数并五音集韵》收之,定为精母寝韵,出“津”上声之音,似非北京今音之源头。《康熙字典》按:此字广韵集韵皆未收,唯韩孝彦五音集韵收之。今时扬州人读争上声,吴人读尊上声,金陵人读津上声,河南人读如楂,各从乡音而分也。”今按:“怎”的京音溯源,应是庄母寝韵,依知照二等部分字变同精组之条例,应是:zh n³→z n³;很遗憾,《康熙字典》未提北京人如何读,使我们的比较少了一个参数,但《自述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的“怎”音自有其来源,值得继续留意。

注: ¹ 《语言自述集》有关章节笔者自译, 赵东明校。VOL. 1, P. 8: “不同的方言, 声’的数量不同。书本上公认的是五个。北京方言现在是四个”(The number of the *sh ng* differs in different dialects. Books recognise five. In the Peking dialect there are now four); “入’声, 或称 ‘entering’, 是一种急促的声调, 在研究书面语时尚被承认, 就是说, 只用于背书——现在练习说北京话时已不用管它了……入声在其他一些方言里并未消失”(The *ju*, or *entering*, an abrupt tone still recognised in study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that is to say, in committing Chinese books to memory— is now ignor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poken language of Peking……But the *ju sh ng* is not extinct in some other dialects); “依照米道斯先生的建议, 用数码区别北京话的四声, 是最简易不过的”(It is simplest, as Mr. MEADOWS suggests, to distinguish the four tones of Pekingese by numbers.)

④ VOL. 1, p6: *tʃ*, 用来标明韵母 的特殊音色, 发音力度稍大于 *ts*。”(*tʃ*, is employed to mark the peculiarity of final , but is hardly of greater power than *ts*.)

(四) VOL. 1, p10.

$\frac{1}{4}$ VOL. 1, p6. “w” *y*”条。

$\frac{1}{2}$ VOL. 1, p5. “ü”条。

$\frac{1}{4}$ VOL. 1, p5. “ü”条。

⑧ 参见何九盈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第378页。不过,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介绍美国人富善所著《官话萃珍》(卫东按: 富善基本沿用威妥玛式拼

音)时说: “书成于1898年。书中的音系已经和今天的北京话没什么区别……原有读[*iai*]韵母的字全部改读[*ie*]。”第178—179页。

(七) VOL. 1, p3. “”条。

⑦ VOL. 1, p6.

10 VOL. 1, p6—7.

11 参见何九盈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第38页。

12 VOL. 1, p7.

13 VOL. 1, p8.

14 VOL. 1, p8.

15 VOL. 1, p8.

16 VOL. 1, p8—9.

17 VOL. 1, p3.

18 VOL. 1, p9.

19 见耿振生著《明清等韵学通论》第148、179、128—129页。

20 参阅张卫东《论中古知照系部分字今读同精组》, 深圳大学学报创刊号, 198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何九盈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年。

2. 耿振生著《明清等韵学通论》, 语文出版社, 1992年。

3. 徐世荣编《北京土语辞典》, 北京出版社, 1990年。

4. 齐如山著《北京土语》,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年。

(作者 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真漫亚)